

学思践悟

□盛儒

大年初三，人们都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之中，而我看到“喜迎新春”这四个字，便想到了前年在网上结识儒医书法家孟向阳先生的点滴往事。

2019年末，我因事去福建厦门出差，在一次晚餐桌上，皖籍老乡交流正欢，除同来福建的同事以外，我与其他老乡并不熟悉，只有安静倾听的份。因插不上话，偶尔地我也会看一下手机，一次恰好翻到我写的一篇微信：《持经达变竞风流——张宇和他的书法艺术》，暗自琢磨张宇的楷书凭啥那么多人喜欢？坐在我邻座的老乡姓马，大家都称呼他小马哥，他瞟了几眼我的手机，便对我说：“老乡，您喜欢书法呀？我有一位中医师朋友，他对书法几近痴迷的程度，他也写小楷，他以小楷抄写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西冷印社出版。”

这顿时让我刮目相看。于是，我推送了谈张宇书法、谈徐宏勳书法，并被《书画世界》转载过的体会文章给小马哥。我请小马哥将我的微信推送给他所说的中医师朋友，并向他介绍我；还请小马哥将他中医师朋友的微信推送给我，等有空时我好申请加他。

返回合肥三天后，小马哥将他中医师朋友微信推送给了我，由此知道了他的朋友姓名叫孟向阳，是一位悬壶治病的中医。我俩因了小马哥的缘故，互相加了微信，成为微信世界的朋友。

再到网上一搜，原来人家孟向阳是有名的儒医书法家。我以自己的公众号《文艺纵横》先后转载了：《本草纲目》里面竟然也有令人震撼的段子……中药王国一根草，救回神医一条命；名中医、书法家孟向阳先生访谈，等等。每当转发这些篇什，我就在想啥时我也能抽出空来，谈谈我对孟向阳书法的初步观感呢？！

抱着这种敬畏和好奇，我从网上查到孟向阳的一些情况。孟向阳毕业于甘肃中医学院，先后在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平凉传统中医药研究所工作，现为厦门孟向阳中医诊所主任。他出身于丹青世家，自幼饱读诗书，尤喜爱书法。孟向阳先生的职业是医生，主要工作是看病，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从事中国传统中医药研究的同时，潜心书法艺术研究，得到了当代著名书法家沈鹏、林岫、钟明善、吴善璋等悉心指导。

其实，时至今日，我还没有与孟医生本人见过面，只是时不时地转发关于他书法创作的微信，转发一些他手书的书法作品。

孟向阳于书法艺术下过硬功夫，他曾用八年时间写成楷书《本草纲目》，即使是因车祸卧病于床也不曾间断。

我本人写了几十年字却写不出一幅书法作品，但对书画艺术有一种莫名的喜爱。我今天想做的，就是企图将关于孟向阳书法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作一番爬梳和描述。

其一，源自碑帖，法古出新。孟向阳先生的小楷，在用笔上既有碑的质实和骨力，又有帖的柔婉与姿媚。横画起笔多方峻，中实，挺劲，提按变化不大，是魏碑写法；而点、撇、捺、折则较圆润，具有帖的笔意。孟向阳先生心不降唐宋以下，手熟于法度之内，书风趋于端庄古雅，他的笔下无狂怪之病，点画、结体皆有来处。在结字造型上，也是碑帖融合，而且融合得自然，几无生硬、做作之感。

其二，融行入楷，楷行兼擅。孟向阳先生写小楷，不刻板地谨守一笔一画的规矩，而是多用连笔、减省笔画等行书法法，追求灵动自如。这与孟向阳先生的观念有关。他曾说：“哪个行业都要有创新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书法创作中，整个书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书体、字体的创新，工具的创新，幅式的创新……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等等，生生不息，异彩纷呈。”以此观照他融行入楷的创作实践，无疑为我们走进他楷行皆擅的书法世界提供了登堂入室的最佳门径。而这直接导致他的小楷呈现出了自家风貌，没有一般楷书经常出现的板滞和状如算子之弊端。

其三，散淡旷达，用笔娴熟。孟向阳先生用笔不乏古意，点画生动流转，饶有天趣，字体风流。从孟向阳敢于脱离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走向福建厦门这块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仿佛看到了他流宕忘返、追求自我价值的人生理想。而他对祖国中医学的深入钻研，对医术技艺的精湛把握，又使他具有了离开体制、独立谋生的技术资本。他出身于丹青世家的家学渊源，加之后天传统诗书熏陶、中医学浸染，又涵养了他深厚的国学根基，颐养成了他高旷的人品，促发了他追求神韵超逸，在他书法作品中字里行间透射出的都是空灵、舒朗。可以说，这种美学追求，源自恬淡自适的生活中所孕育出的高旷的人品，而绝非才力、技巧所能呈现。

我曾经认为，创作书画艺术，必须不断颐养散淡情怀，不断放空自己，正心诚意、任情恣性，做到笔心相通，心与自然万物相通，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而孟向阳先生创作书法作品，仅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不靠书法谋生养家，不靠书法扬名立万，只是以此作为颐养性情、修炼人生的自我调适。兴许，这才是成就自我，成就书法之正途。

对了，说了这么多孟向阳以及我对他书法艺术的粗浅理解，可不敢忘记我与孟向阳先生之间的介绍人小马哥——老乡马正明先生。在此，借助此文也向他致以谢意。



意修出了坡度，河水顺坡流下，泛着细屑的水花，发出轻俏悦耳的声响，汇入湖中。

穿过翡翠路桥下的木道，眼前豁然开朗起来。放眼望去，从河岸渐次延伸到两岸高处，是内森庄园一幢幢两三层别墅。别墅被低树矮林簇拥，四周的草坪，枯白中抽出了新绿，星星点点的新绿汇在一起，成了一派令人感奋的春意。

想起几年前，第一次来到匡河边，也是在这个地段，我俯身探问一独坐河边石凳上的老者，何以名匡河？老者笑答曰，取其形状也。我复问，匡扶正义的匡吗？然也。我顿时悟了。此河形如匡字之外框，拥合肥西南一隅如其间王字而护之。不过，那应是合肥老城的一隅，如今匡河早成了内河。更进一步地悟到，合肥乃包拯故里，匡扶正义是其最亮眼的标签。

当时，旁边一位撑船打捞水面漂浮物的工人，闻言插话道，这一段河道，叫老鹅头，匡河还得往高头走。

也对啊，天鹅湖嘛，天鹅也是鹅，是鹅就得有鹅头呀！今朝，我又来到了这里。一步步登上约20级台阶后，到了那工人所说的“高头”。匡河路玉带桥下，一道拦水坝，拦出了有些辽阔的水面。旺水季节，水面漫过水坝，形成“哗哗”作响的瀑布，煞是壮观。

当“蛰”则伏·闻“惊”则起

青萍絮语

□杨金坤

惊蛰，古称“启蛰”，是春天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

民谚云：“春雷响，万物长。”从此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在惊蛰声中缓缓醒来。因此，“惊蛰”两字应该是：当“蛰”则伏，闻“惊”则起，这才是“惊蛰”的真正含义。

有时候，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智慧。春的新生，夏的繁华，秋的收获，冬的蛰伏，这末一季的冬，恰恰便是为繁华过尽后而准备的。冬日初始，一切都静下来了，万物都在静静地蛰伏着，修身养性、养精蓄锐，静待再一轮生命的复苏。冬的蛰伏，是生命的留与守，是为了让生命有了回转的余地，从而得以更新换代，不断地流转、延续。春来了，万物开始复苏，经过蛰伏阶段的蜕变，生命开始绽放。大自然引领着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起起落落，四季的变化更是精彩绝伦地演绎着生命的流转。即使繁华落下，亦能够安之若素，蛰伏等待。

《韩非子·喻老》：“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不飞不鸣，默默蛰伏，

甘于寂寞，安于平凡，积蓄力量，是为了沙砾变珍珠，破茧而成蝶，是为了有一天，或“一鸣惊人”，或“一飞冲天”。

人生也需要当“蛰”则伏。在人生的冬季里，为自己积蓄力量，为自己创造空间，为自己的人格背书。不抛弃，不放弃，有静气，沉得住，等待自己起飞的舞台。一个人如果学会当“蛰”则伏，别看平时默默无闻，一点不起眼。但经过蛰伏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便闻“惊”则起，厚积而薄发，向社会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

当“蛰”则伏，闻“惊”则起，需要远大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应密切关注外在的环境、变化和趋势。因为，它来之前需要等待很久，来之时却是转瞬即逝，只有看得准，才能抓得住。汉代桓宽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应根据时期的不同而改变“蛰”“惊”的策略和方法，并伴随着发展方向的不同而选择“蛰”“惊”的相应时机。

当然所有的蛰伏未必都会有成果，但所有的蛰伏都值得尊重，因为，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

妇女节忆母亲

夕吃年夜饭，我们爱吃的菜，她也很少动筷。她总说自己吃不得油荤，但我多次看到她用残汤剩菜泡饭吃。

母亲种地是一把好手。我们家的小麦和棉花，收成总比别人家好。每家每户门口的菜地，也只有我们家品种最多，长势最好。

母亲侍弄菜园特别殷勤。播种、培土、整枝、搭架……一样都不马虎。禾场里的鸡屎，马路上的牛粪，只要她看到，必然会小心地拾掇，用来作为蔬菜的肥料。母亲常说：“一地在手，应有尽有。只有懒人，没有懒地。”

母亲50岁那年的妇女节，我送给她一对金耳环，祝她节日快乐！她说：“女人天生就是劳碌命，哪有什么节日！”话虽这么说，但她还是忍着疼痛，戴上了金耳环。一向寡言的母亲，从此也爱向人笑语：“这金耳环，是我女儿送的。”

这稀薄的笑容，在母亲去世多年后，依然在我的梦里闪现。我同时也深感愧疚，为自己没有在母亲有生之年，给她更多的体恤和安慰。

历经人世沧桑，我早就明白，每一个看似坚强的妇女，其实都有一颗柔弱的心灵。每一个活得粗糙的妇女，其实都有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妇女节，或者就是一种提醒。提醒做儿女的好好体谅一下自己的母亲，提醒做丈夫的好好呵护一下自己的妻子。

施洋姜和萝卜丁，是母亲的主要下饭菜。哪怕是除

独步匡河踏春去

如歌岁月

□耿志国

天，终于晴了。清晨的风，却依然冰凉。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东边靛蓝的天际，渐渐变淡，幻化出了粉红，很快地红润起来，托出了红彤彤的太阳。

出小区北门，阳光照在身上，照出了香甜的味道。

跨过祁怀路口，我沿着天鹅湖南岸曲幽的小径，向西，不疾不徐地走着。

匡河与天鹅湖之间，以翡翠路桥为界。桥下，东边有一小段延伸至天鹅湖的河床，被刻意修出了坡度，河水顺坡流下，泛着细屑的水花，发出轻俏悦耳的声响，汇入湖中。

穿过翡翠路桥下的木道，眼前豁然开朗起来。放眼望去，从河岸渐次延伸到两岸高处，是内森庄园一幢幢两三层别墅。别墅被低树矮林簇拥，四周的草坪，枯白中抽出了新绿，星星点点的新绿汇在一起，成了一派令人感奋的春意。

想起几年前，第一次来到匡河边，也是在这个地段，我俯身探问一独坐河边石凳上的老者，何以名匡河？老者笑答曰，取其形状也。我复问，匡扶正义的匡吗？然也。我顿时悟了。此河形如匡字之外框，拥合肥西南一隅如其间王字而护之。不过，那应是合肥老城的一隅，如今匡河早成了内河。更进一步地悟到，合肥乃包拯故里，匡扶正义是其最亮眼的标签。

当时，旁边一位撑船打捞水面漂浮物的工人，闻言插话道，这一段河道，叫老鹅头，匡河还得往高头走。

也对啊，天鹅湖嘛，天鹅也是鹅，是鹅就得有鹅头呀！今朝，我又来到了这里。一步步登上约20级台阶后，到了那工人所说的“高头”。

匡河路玉带桥下，一道拦水坝，拦出了有些辽阔的水面。旺水季节，水面漫过水坝，形成“哗哗”作响的瀑布，煞是壮观。

过了玉带桥，进入了匡河外框的那一竖。此一竖，即南北向的匡河了。若向北走，过休宁路桥，匡河即拐向东与休宁路平行，成了匡字外框上边的那一横。

我傍河南行。风，掠过匡河水面，有些凉，吹在微汗的脸上，很舒爽。伸手撩水，却感到河水不动声色依然地凉。显然，阳光尚不能温暖整条河水，河水却曼妙地映衬着春阳的温暖，更把自己的怡然宁静，舒展开来，尽情展现。

路旁的坡上和坡顶，植了很多的梅，一路浩浩荡荡，由北而南排列展开。盛花时，一树树粉白粉红嫣红，汇成了花的海，徜徉其间，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为什么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

穿过了习友路桥，匡河拐弯向东，成了匡字外框下边的那一横。踏着原木铺设的路，我缓缓前行。河对岸，变得高而陡峭了，也有许多的芦苇。依然泛黄的芦苇，尖芽处已然露出了俏生生的绿色。有了芦苇的河水，野趣盎然；恍惚间，眼前叠映出那年在常熟沙家浜芦苇荡见到的景象……

忽然想起了古人的几句诗来“绕堤杨柳轻轻拂，近岸新蒲细细抽。满眼烟波杳无际，三吴特地送孤舟。”三吴者，东吴苏州，中吴常州，西吴湖州。毛主席有名句“浪下三吴起白烟”，“浪下”指江水拥浪奔流，“白烟”指波涛直下江东腾起的袅袅烟雾。

这里是庐州匡河，极寻常的一条城市内河，虽无浪涌波翻，更无腾起的水雾烟尘，景色的别致，却是一点也不输于三吴的……



春风拂柳 黄必胜/摄



清溪浅水行舟

舟行疑在画，
水浅石纹皱。
岭碧波心澈，
湾随竹谷幽。
闻香知杏李，
侧耳辨箫篴。
岸鸟同鱼乐，
停荫莫弄钩。

柳荫堤畔闲行

无心曾插柳，
有意柳中行。
黄雀为开道，
青螺喜送程。
轻荫岸上落，
绿草水边生。
拂面风含翠，
共游三两脚。

微雨竹窗夜话

小雨润如酥，
晶莹竹上珠。
庭中天少月，
室内妇将雏。
问答皆无意，
呼应两有偷。
轩窗垂素幕，
飞燕在屠苏。

诗

路花雨

□查振科

咏坡翁十六赏心乐事



五月風 胡茂勇/书



春光明媚 韩银/摄